



编织下来。当你把它组在一起，它形成了溪流、湖泊甚至是江水，然后顺水而下，最后形成了汪洋大海，小说整体的丰富性出来了。哪怕你的细节碎片是地上一滴一滴的水，它可以折射天上的云朵和星空……天、地、人，它就在你的世界里头了。

林白：一滴滴水组成了湖泊，是诗啊，这个蛮好，这个我接受的。

我不希望太强调碎片。当然有的评论家，他觉得碎片就是这个时代的样貌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过分强调碎片，特别是《北流》这个作品，它是有整体性的。如果仅仅强调碎片化，我是不接受的，因为我的小说不仅仅是碎片化，碎片只是其中的一种东西，它最后要汇聚成一个整体的东西，最后要跟星空、云彩交融起来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再说人与植物这两个关键词。陈思和教授当年在《作家》杂志写你的评论，他写到你和南方的关系，就提到你和植物的关系，南方的雨季，植物的生长摇曳多姿，如同那些带着尖帽子，在湿热的天气里，顽强、沉默、辛勤劳作的女人。《北流》这部小说里的长诗《植物志》，你把它放到

了小说的开头，算是最重要的位置，你的意图是什么？

林白：我最愿意讲《植物志》了，我几十年写诗，到目前为止最得意的作品。它完全是一种从天而降的感觉，我写得很快，手稿是一天之内写出来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写的植物和小说人物的命运形成了对应，也是人物命运的象征，非常有意思。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传统啊。植物的隐喻和象征，是非常好的。

林白：我觉得从传统和现代感来说，这首诗作为开篇更好，有现代性的体现。姑且这样说吧。

我是不断往前走的人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上世纪90年代，文学坠入谷底，先锋实验穷途末路，大家很难再写那种以前的小说了。批评界的借口是，那些实验文本里，故事死了，人物也死了，连语言也死了，你们作家连对话都写不好了。后来一些作家们向写实性回归，写故事，刻画人物，写对白。

但是到了全球化时期，被现代

艺术培养的读者们，其实也会讨厌那种简单的叙述、线条单一的故事，他们愿意看到更多有艺术个性，一种打破常规又有新发现和突破的作品。故事和文体实验其实并不是绝对对立和冲突的。

林白：如果那些优秀的作家，放弃自己的特长，回到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，我觉得不是一条好路。现在的读者，不要看原来那种传统手法的现实主义故事了。你要在小说里，给他一种新的东西，一种大于小说的东西。现在小说是越写越小了，我觉得越写越小是不行的。一回到原来的写法，我觉得又要变“死”了。

小说当然应该是更广阔的文本。但我觉得更理想的文本直接就应该叫长篇作品了，能容纳一切虚构和非虚构，随笔蔓溯的记录，突如其来的描述，一些思绪、人物、少量故事、诗歌、戏剧，各种因素。小说应该是超越小说的东西，比小说更自由，比人生更丰饶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北流》的尝试特别好。你的小说一直是属于当代性的写作，全球化的写作视野。你的十部长篇小说，放到一起，能够看到你的进步和成长。你试图让每一部小说都与众不同。每个故事的“说书人”，要有自己的招法呀。独特的招法才是作家的本事，对吧？

林白：是，每个人一定得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东西，有创造性的东西。这个观察我是同意的，认可。我认为自己写作上是在不断成长，不断开拓的。而且我要把身体照管好，下面的写作，才能有成长空间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记得陈思和老师评你的中篇小说，说你的作品充